



哈佛经典
英国名家随笔



Harvard Classics

你活着的价值

▶【美】查尔斯·艾略特 (Charles W.Eliot) / 主编◀

刘旭彩 / 译





哈佛经典
英国名家随笔



Harvard Classics

你活着的价值

▶【美】查尔斯·艾略特 (Charles W. Eliot) / 主编◀

刘旭彩 /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你活着的价值 / (美) 查尔斯·艾略特主编; 刘旭彩译. --北京: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2018. 1
ISBN 978-7-5158-2164-1

I. ①你… II. ①查… ②刘…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世界-近代 IV. ①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14280 号

你活着的价值

主 编: (美) 查尔斯·艾略特 (Charles W. Eliot)

译 者: 刘旭彩

出 品 人: 徐 潜

策划编辑: 魏鸿鸣

责任编辑: 林 立 崔红亮

封面设计: 周 源

责任审读: 魏鸿鸣

责任印制: 迈致红

渠道总监: 姜 越 郑 奕

营销企划: 张 朋 徐 涛

营销推广: 张俊飞

出版发行: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mm×1020mm 1/16

字 数: 150 千字

印 张: 12.75

书 号: ISBN 978-7-5158-2164-1

定 价: 40.00 元

服务热线: 010-58301130

销售热线: 010-58302813

地址邮编: 北京市西城区西环广场 A 座
19-20 层, 100044

<http://www.chgslcbs.cn>

E-mail: cicap1202@sina.com (营销中心)

E-mail: gslzbs@sina.com (总编室)

工商联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务部联系。

联系电话: 010-58302915

向经典致敬

《哈佛经典》代前言

这里向各位书友推介的是被中国现代新文化运动先驱者的胡适先生称为“奇书”的《哈佛经典》。这是一套集文史哲和宗教、文化于一体的大型丛书，共 50 册。这次出版，我们选择了其中的《名家（前言）序言》《名家讲座》《英美名家随笔》《文学与哲学名家随笔》《美国历史文献》，这些经典散文堪称是经人类历史大浪淘沙而留存下来的文化真金，每一篇都闪烁着人类理性和智慧的光辉。有人说，先有哈佛后有美国。因为在建校 370 多年的历史中，哈佛培养出 7 位美国总统，40 多位诺贝尔奖得主，政界、商界、科技、文艺领域的精英不计其数。但有一点，他们都是铭记着“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与真理为友”的校训成长、成功的。正像《哈佛经典》的主编，该校第二任校长查尔斯·艾略特所言：“我选编《哈佛经典》，旨在为认真、执着的读者提供文学养分，他们将可以从中大致了解从古代直至十九世纪以来观察、记录、发明以及想象的进程，作为一个二十世纪的文化人，他不仅理所当然地要有开明的理念或思维方法，而且还必须拥有一座人类从荒蛮发展为文明进

程中所积累起来的、有文字记载的关于发现、经历，以及思索的宝藏。”这些文字是真正的人类思想的富矿，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宝藏，具有永恒的文化魅力。

从文献价值上看，它从最古老的宗教典籍到西方和东方历史文献都有着独到的选择，既关注到不同文明的起源，又绵延达三个世纪之久，尤其是对美国现代文明的展示，有着深刻的寓意。

从思想传播上看，《哈佛经典》所关注到的，其地域的广度、历史的纵深、文化的代表性都体现了人类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思想巅峰，并用那些伟大的作品揭示出当时人类进步和文明的实际高度。

从艺术修养的价值来看，《哈佛经典》涵盖了历史、哲学、宗教论著和诗歌、传记、戏剧散文等文学样式，甚至随笔和讲演录也是超一流的，它们都是那个时代精品中的精品。

《哈佛经典》第19卷《浮士德》中有这样一句名言，“理论是苍白的，只有生命之树常青”。让我们摒弃说教，快一点地走进《哈佛经典》，尽情地享受大师给我们带来的智慧的快乐，真理的快乐。

目 录

约瑟夫·爱迪生

- 米尔扎的幻觉 002
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遐思 006

乔纳森·斯威夫特

- 论谈话的诀窍 010
论礼貌与教养 017
致年轻诗人的一封建议信 022
关于埃丝特·约翰逊之死 040

丹尼尔·笛福

- 消灭不同教派的捷径 050
妇女的教育 064

西德尼·史密斯

- 反改革派的谬误 070

珀西·比希·雪莱

- 为诗辩护 094

约翰·罗斯金

- 《芝麻与百合》第一讲 芝麻开启国王的金库 125
《芝麻与百合》第二讲 百合装点王后的花园 165

约瑟夫·爱迪生

约瑟夫·爱迪生（1672—1719）一生致力于文学与政治。在歌得明切特豪斯学校接受教育；后进入牛津大学接受神职教育，但哈利法克斯伯爵看出他有从政天分，为他争取到津贴，送他出国接受外交工作训练。在法国和意大利的游历证实了他的古典审美观，他的评论著作表现出他深受法国文化影响。

回到英国，爱迪生出版了《战役》一书，奠定了其职业生涯基础。他进入国会，并最终任国务卿一职。尽管在他的时代，人们都承受着政治情绪的痛苦，但他作为少有的文人和政客，深受各党派人士的尊重，并受到普遍欢迎。

如今爱迪生的声誉主要在他《闲谈者》和《旁观者》作品中。在这两份报纸上发表的随笔和文章中，他不但创造了一系列不可超越的文学作品，而且对安妮女王时期的社会道德和风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的文风保留着古典风格，具有这时期散文轻松和优雅相结合的特点，成为文学典范；《米尔扎幻觉》和《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中富有想象力的说教，体现了他温和的说服力，试图唤醒他那一代人要具有更高的生活和思考水准。有关爱迪生的生活和工作更

加详细的描述参见本书中约翰逊博士写的《爱迪生的一生》。

米尔扎的幻觉^①

所有这一切现在变暗，

变钝你凡人的眼光，你的周围雾气缭绕。

黑暗中，我会抢夺而去。^②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2），604。

当我在大开罗时，我无意间得到几个现在我还拥有的东方手稿。在别人那儿，我遇见一个题为“米尔扎幻觉”的手稿，我已经非常高兴地阅读过。当没有乐趣可找时，我打算把它送给公众，并从我翻译的第一个视觉开始，如下所言：

“在月初第五天，根据我的祖宗一直视为神圣的习俗，在沐浴和早晨的祷告之后，为了在冥想和祈祷中打发一天的时间，我登上了巴格达的高山。正当我在山顶透气之时，我对人类生活的虚荣心进行了深刻的思考，想法接踵而来。‘当然，’我说，‘人不过是一个影子，生活是一场梦而已。’”

当我在沉思的时候，我把目光投向离我不远的一块岩石的顶峰，在那里我发现了一个有牧羊人习惯的人，手里拿着一个小小的乐器。

① 发表于1711年9月《旁观者》第一期。

② 在你面前所画的每一朵云，都使你的幻觉变暗，在你周围发出雾气，我必夺取。

我看着他时，他把它放到了嘴唇上，开始演奏。它的声音非常甜美，并形成各种悠扬的曲调，这些曲调难以表达，完全不同于我所听到的任何曲子。这曲子把我带进了音乐的天堂，就是好人离去灵魂初到天堂时演奏的曲子，它穿过了过去的痛苦印象，非常符合那快乐之地。我暗地里高兴得心花怒放。

我经常被告知，在我面前是块天才出没的岩石，一些人享受过他所演奏的音乐，但以前从未见过音乐家本人出现。他所演奏的曲子传送过来，提高了我的思想，想要感受他谈话的乐趣，这时我看他好像很惊奇，他向我打招呼，并挥手示意我靠近他坐的地方。我怀着由于优越性而产生的敬畏之情走近他，我的心完全被我听到的迷人曲调所折服，我俯伏在他脚前哭泣。那个天才微笑着看着我，脸上带着我经常想象的怜悯和亲切的表情，驱散了我走近他的所有恐惧和忧虑。他把我从地上扶起，拉着我的手，“米尔扎，”他说，“我在你的独白中听到了你的声音，跟我来。”

于是他带着我到了岩石的顶端，让我站在上面，“眼望东方，”他说，“告诉我，你都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一个巨大的山谷，惊涛骇浪般的水流穿过。”“你所看到的山谷，”他说，“是痛苦河谷，你所看见的潮流是永恒的大潮流的一部分。”“为什么？”我说：“我看见水流源起于浓雾的一端，又落在浓雾的另一端。”“你所看到的，”他说，“被称为永恒的时间的一部分，按太阳计算，从世界的开始，直到终结。现在仔细看，”他接着说，“这两端被黑暗包围的大海，告诉我你发现了什么。”“我看见了一座桥，”我说，“在潮汐之间。”“你所看见的桥，”他说，“是人生，仔细观看它。”更加认真地观察一番后，我发现它由七十多个拱门组成，有几个拱门已经破了。这些拱桥再加上一些完整的拱桥，总共有一百个。我数着拱门，天才告诉我，这座桥起初有一千个拱门，但是洪水冲走了大

部分拱门，剩下了我现在所看到的残缺的状态。“那请进一步告诉我，”他说，“在桥上面你发现了什么？”“我看到很多过桥的人，”我说，“乌云挂在桥的每一端。”我更用心地观看，我看见几个过桥的乘客坠到了下面的大潮汐里；再进一步观看，看到无数的陷阱门隐藏在桥上，而乘客一旦踩到，就会从门洞里坠入潮流中，立刻消失了。这些隐藏的陷阱，在桥头设置得很厚，所以，人群蜂拥而至，突破云层，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坠入门洞。到桥中间时人流越来越少，但又都挤向拱门的另一端。

确实有一些人，但是他们的数量很少，继续在破损的拱门上蹒跚而行，但是因为太累了，花了这么长时间走路，一个接着一个都掉下去了。

我在沉思这个奇妙的结构和它所呈现的各种各样的事物时，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在欢笑和欢乐之中，当看到几个人意外坠入大潮流，想要抓住身边的一切去拯救自己时，我的心中充满了悲伤。一些人朝上看着天堂，现思索状，在沉思中跌倒，掉下去不见了。人群忙着搜寻在他们面前闪烁跳舞的气泡，但经常是他们想着他们脚下所能够到的范围时，脚下一滑他们就沉没了。在这混乱的情景中，我观察到一些人手持弯刀，一些人在小便，一些人在桥上跑来跑去，猛推在陷阱门边的几个人，似乎因为挡了他们的路，也可能是他们没被推到，而是在逃命。

看到我沉浸在这忧郁的场景中，天才告诉我，我已经思考很长时间了，“不要再看这桥了，”他说，“告诉我，是否你看到了你不理解的事情。”我抬头看着他，“那是什么意思，”我说，“那些永远在桥上盘旋、有时又落在桥上的鸟儿的伟大飞行是什么意思？我看到秃鹰、鹰身女妖、乌鸦、鸬鹚以及许多其他有羽毛的动物，还有长着翅膀的小男孩栖息在拱门的中间。”“这些，”天才说，“是嫉妒、



贪婪、迷信、绝望、爱情以及侵害人的生命的关心和热情。”

我在这里发出深深的叹息。“唉，”我说，“造人是徒劳的：他是如何接触到痛苦和死亡，在生活中备受折磨，被死亡吞灭！”天才对我动了怜悯之心，叫我不再看这不舒服的景象。“别再看了，”他说，“人在他存在的第一阶段，在他朝永恒出发的开始，再把你的目光投向那浓雾，潮流淹没了几代坠入里面的凡人。”我直视他告诉我的方向（不管天才是用什么超自然力量加强了它，还是驱散了之前的薄雾，因为它太厚了，眼睛无法望穿），我看到最远端的谷口，连接一个巨大的海洋，有一块巨大的岩石坚硬地贯穿其中，并将其划分成两个相等的部分。云彩停留在它的一侧，但我什么也没有发现；然而在另一侧，展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个有无数的岛屿的浩瀚的海洋，那里满是水果和鲜花，并与其周围闪亮的大海相交织。我可以看见人们穿着华丽的服饰，头戴花环，穿行在树林间，躺在喷泉边，或躺在花床上；可以听到鸟儿和谐的歌唱，飘落的水流，人声，乐器声。看到如此令人愉快的场景，我心生欢喜。我希望有一对鹰的翅膀飞到那些快乐之地，但是天才告诉我没有通往那里的路，除非穿过在大桥上看到的那些死亡之门。“那些小岛，”他说，“在你面前如此清新嫩绿的小岛，但你不能看到整个海洋上漂浮的小岛，因为数量比海滩上的沙子还要多。在你所发现的岛屿背后还有无数岛屿，比你的眼睛，你的想象力延伸得更遥远。这些都是好人去世后的宅邸，根据他们所表现出的美德程度和种类，他们被分配到这些岛屿上，其中有不同的种类和不同程度的快乐，适用于定居在那里的人。每一个岛是一个天堂，适应其各自的居民。难道这些，不是米尔扎值得争取的住处？给你机会得到回报的生命是痛苦的吗？会令你幸福生存的死亡是可怕的吗？不要认为有这样一个永远为他保留的人是被徒劳地制造出来的。”我用无法表达的兴奋望着这些快乐岛。最

后，我说：“现在我恳求你告诉我，隐藏在那些乌云覆盖的坚硬的岩石另一侧的海洋下的秘密。”天才没有回答我，我再一次向他请求，可我发现他离开了。于是我又转过身来看着我已经凝视了这么久的景象，但是，没有滚滚潮流，没有拱桥和幸福的岛屿，我什么也看不见，除了巴格达的长谷，牛、羊、骆驼在山谷的两侧吃草。

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遐思

每当心情沉重的时候，我常一个人到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散步。在这个肃穆的地方，庄严的建筑物和坟墓所营造的氛围容易使人思绪沉重、感慨万千，但这种情绪并不会使人感到厌烦。今天我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在庭院、走廊和教堂里散步，并惊奇于安葬区中所见到的墓碑及其碑文。大多数墓碑的碑文除了记载墓主人出生与死亡日期之外，再无其他，因此人们也只能靠这两个日期对墓主人的生平进行遐想，其实我们所有人都是如此。我把这些刻在黄铜或者大理石上的记录都看作是对逝者的一种巨大的讽刺。因为除了这些记录生死的日期，他们没有给人留下任何值得缅怀的东西。这不禁使我想起了—些英雄史诗里的著名战役中提到的人：只是因为他们在战争中死去，他们都有如雷贯耳的名字；只是因为他们在战争中阵亡，他们被颂扬与纪念。他们的一生在《圣经》里被描述为“如箭飞过”，也就是转瞬即逝。

一进教堂，我就看见人们在挖着一座坟墓，这引起了我的兴致。每扔出的一铲新的腐土中，都夹杂着人骨或头颅的碎片。曾几何时，这些碎片还是人身体的一部分呢。这使我忍不住开始浮想联翩：在这座古老的大教堂的地下该埋着多少人啊！男人和女人，朋友和敌

人，牧师和士兵，他们都已粉身碎骨，混杂在一起；无论曾经是怎样美丽、健壮、年轻，或是年老、衰朽、残疾，都毫无区别地葬在一起。

在研究了墓碑上面的死亡率之后，我便开始仔细端详这座古老建筑四周墓碑上的碑文，其中一些写得十分夸张。如果墓主人地下有知，想必听到这些朋友们对他的赞美之词，也会羞红了脸；而有一些碑文则过于谦虚，而且还是用希腊文或希伯来语来描述墓主人的品格的，这样一来，恐怕一年之中也难得被人看懂一次。在“诗人角”，我发现一些没有墓碑的墓穴和没有墓穴的墓碑。毫无疑问，当时的战争给教堂平添了许多无主墓碑，它们都是为纪念阵亡将士而竖立的，而他们的尸体也许埋在布兰海姆平原，也许葬于大海深处。

几篇近代的碑文让我的心情渐渐愉悦起来。这些碑文语言优美高雅，内容恰当公正，既为死者增光，又给生者添彩。由于外国人容易根据公开展出的纪念碑和碑文来判断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因此在立碑之前，这些碑文应该经过博学多才的人仔细推敲。克劳德斯利·肖维尔爵士的墓碑总是让我反感：这位勇敢的英国海军将军曾因勇猛无敌而闻名于世，可在他的墓碑上，他的形象却像个花花公子，戴着长长的假发，头顶华盖，稳坐于天鹅绒垫子之上。碑文与墓碑的风格一样：它只是告诉我们他是如何去世的，而并未颂扬他为国家立下的赫赫战功，仅凭这一点，根本无法使我们对他心生敬意。而被我们嘲笑的愚蠢荷兰人，却在此类建筑中显示出优于我们的品味和深于我们修养的东西。他们那些将军的纪念碑由公众捐建，雕像忠于逝者的本来形象并再现了他们生前的英姿：头顶军帽，身披战甲，并佩挂着用水草、贝壳和珊瑚扎成的美丽垂饰。

我们回到正题上，我本想改天再仔细参观英国历代国王的墓地，

因为毕竟这不是一种令人心情轻松的消遣。而且我知道，这样的消遣通常会使那些神经敏感、心情忧郁的人更加悲观绝望。但就我自己而言，虽说总是表面心情沉重，却从不知忧郁究竟为何物。所以，在生活中无论是遇到欢快高兴的事情还是身处庄严肃穆的场合，我都能同样欣然应对。这样，我便能泰然面对任何令其他人感到恐惧的事物。看着这些伟人的坟墓，我的一切嫉妒之情便烟消云散；读着那些优美的碑文，我所有的非分之想便荡然无存。在墓碑上读出父母的悲痛，我的心也会被同情所融化；当我再看到那些父母本人的坟墓时，又觉得这种哀伤毫无意义可言，因为人人都会步其后尘，不久于人世。当我看到国王们同他们的废黜者同穴而眠，当我想到互相竞争的才子们并肩而卧，那些试图通过你争我夺而瓜分世界的圣贤们共赴黄泉，我不禁反思人类那些微不足道的竞争、内讧和争论，这让我感到难过、震惊。看着墓碑上的日期，有人逝于昨日，有人则亡于六百年前。我想，总有一天，我们大家会同聚于上帝的面前，那将会是一个多么伟大的日子啊！

乔纳森·斯威夫特

乔纳森·斯威夫特（1667—1745），英国最伟大的讽刺文学大师之一。出生于爱尔兰的都柏林，并在那里的三一学院接受神学教育。22岁时，斯威夫特成了其亲戚威廉·坦普尔爵士的秘书，负责编辑他的著作。坦普尔在世时，斯威夫特写了《一只桶的故事》和《书的战争》这两部作品。坦普尔去世后，斯威夫特回到了爱尔兰，他身兼教职。担任秘书期间，他对英国的政治有了一定的了解。1710年退出辉格党加入托利党，从而成为托利党人中最有能力的墨客。当时，评论时事是影响政治格局的重要手段。1713年，安妮女王任命他为圣帕特里克大教堂的牧师。随着托利党失势，他辞去职务，重返爱尔兰，继续创作了大量有关政治、文学和基督教会的作品，其中最负盛名的《格列佛游记》就是一部政治讽喻小说。晚年，他身患脑病，为此饱受折磨甚至精神失常。

对斯威夫特生平更为详尽的描述可以查阅《人生必读的哈佛经典》中《英美名家随笔》萨克雷的一篇文章。在此选辑的斯威夫特的前三篇文章能很好地佐证他是如何讨论社会和文学问题的。在讨论让他感到急迫的问题时，贯穿文中的讽刺幽默常常会变得异常猛

烈，极其低俗，但他辱骂性的言论和讽刺所产生的效果令人望尘莫及。第四篇文章讲述的是埃丝特·约翰逊之死，即他笔下的“斯黛拉”，是他在与坦普尔身边生活时结识的女子，据说是他的妻子。

论谈话的诀窍

我注意到很少有关于此类的话题，就像此文很少被人提及或者只是稍加讨论一样。的确，我知道很少有人讨论这些看似难以讨论的话题，对这些话题也无话可说。

由于我们的智慧和愚昧都如此有限，人类为公众或个人幸福而追求的大部分事物很少变为现实而仅仅是空中楼阁。一位真正的朋友，一段美满的姻缘，一种完美的政府形式，凡此种种都要求诸多因素。这些事物本身很美好，将它们混合到一起亦有益处，以至于上千年来人类对抛弃内心的各种小算盘来完善自我不再抱有任何希望了。但是在谈话中可能是这种情况，也可能是截然相反的情况，因为在此我们只想尽量避免太多的错误，虽然这有困难，但每个人都有能力做到，因为想要实现这一目的也同其他事情一样只是一种空想。因此在我看来，了解谈话最真实的方法就是去了解谈话中常见的缺点和易犯的错误。随之，人人树立自己的箴言，这可能不太会受到局限，因为这并不要求大部分人天赋异禀，也不要求有任何伟大的天赋和高深的学问。这是因为大自然已经赋予了我们每个人讨人喜欢的能力，虽然这能力在集体中并不出众，而且有上百人能同时满足以上两点，这些人因本身缺点少，他们可以在半小时内纠正自己，对他们而言，缺点是难以忍受的。

我因感到愤慨，所以必须写下对这一话题的一些想法来说明这

是一种有用又天真的快乐，它适用于人生的各个时期、各种条件，而且每个人都有这个能力，我们不应该忽视它，或滥用它。

在这篇论说中，有必要指出那些显而易见的错误，以及那些较少被人注意到的错误，因为总有人时不时会犯错误。

比如：言多必失。我记得五人同行时，有某个人滔滔不绝说个没完没了，却不让其他人说话，这让他人感到反感。但就爱说的人而言，没有谁能比得上有意为之的谈话者。这些人说话时小心谨慎，深思熟虑，然后引出多个话题。此外，他们只要得到一点小提示就会引出另一个故事，并承诺讲完当下的故事就会讲述下一个故事。他们总是能回归到自己的话题上，只要叫不上谁的名字就会双手抱头，抱怨自己记性差，使得整个集体陷入沉默，最终又原谅自己，继续讲个没完没了，结果却发现这个故事，他人已经听过不少于五十遍了，或者顶多是些了无生趣的冒险故事。

谈话中另一个常见的错误是有些人总爱说自己的事。这种人本无名声却细细讲述自己的生平。他们会谈到自己的疾病史，会列举自己在法庭上、议会上、恋爱中或法律中遭受的种种不公与痛苦。有些人更为机智，会耍手段来博得称赞。他们会叫来一个证人，用来见证他们总是预言在这样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但没有人会相信他们。他们从一开始就找来证人，并告诉他后果，结果真实情况正如他们预知的那样：他们有自己的一套方式。一些人白费力气指明他们的缺点；他们是这世界上最奇怪的人；他们无法伪装，自己本身就是愚昧之人；他们也因此丧失了诸多的优势。但是，纵使你给予他们全世界，他们也无能为力，因为他们天生憎恶虚伪和约束，憎恶许多其他同一高度的让人难以忍受的话题。

人人都最看重自己，并且认为自己对别人同样重要，却从未做过这么容易而明显的反思：他人丝毫不关心你自己的事情，正如你